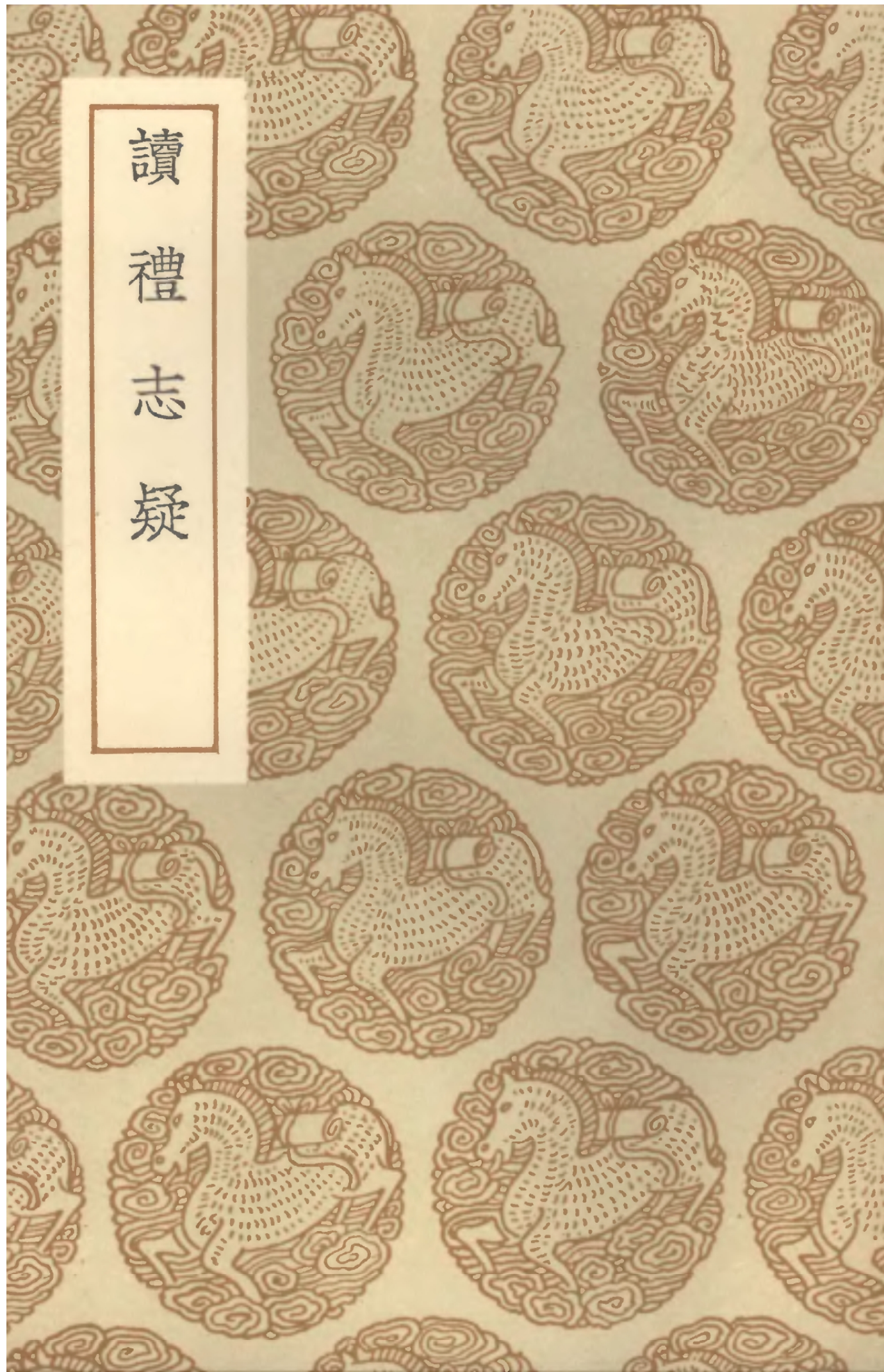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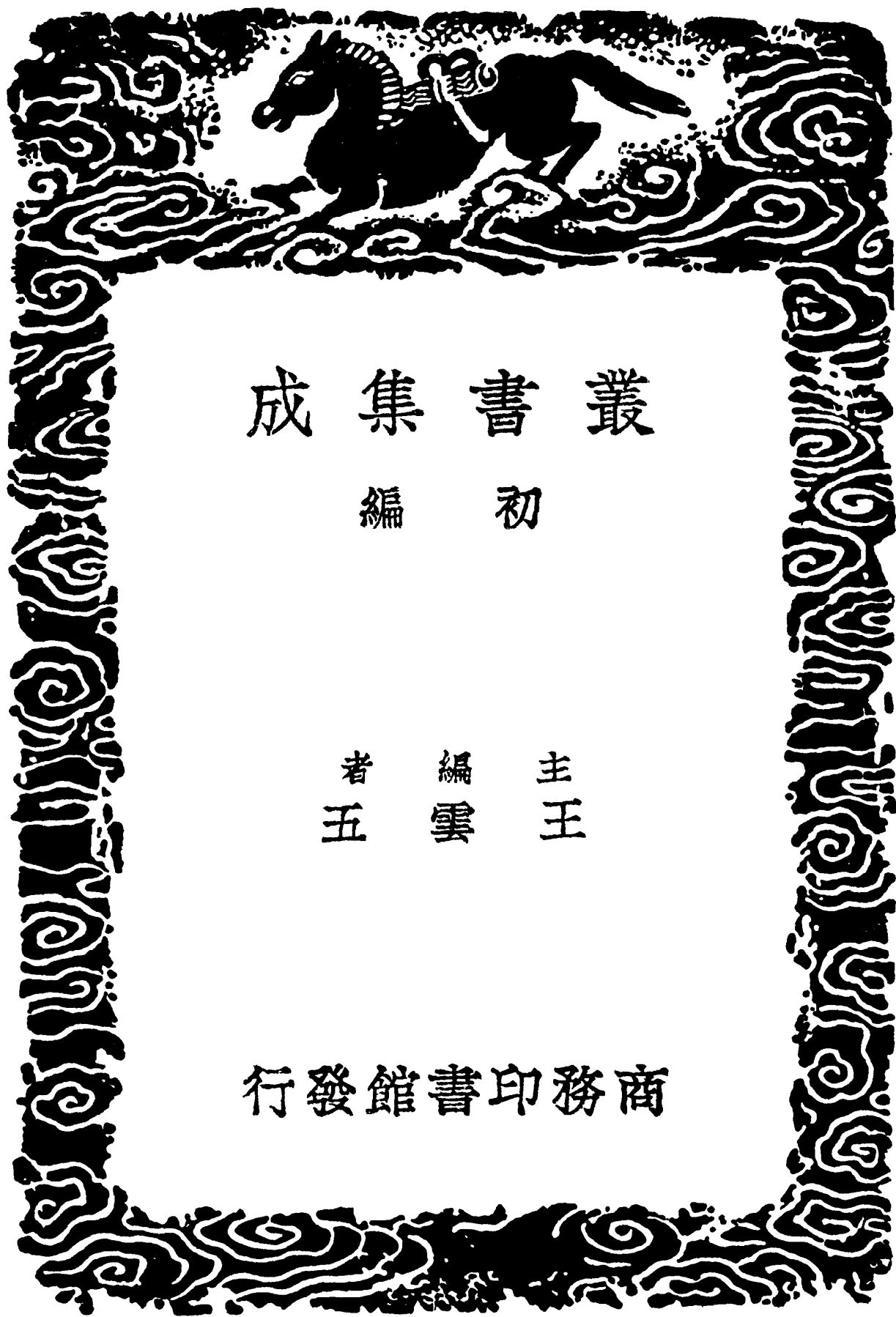


讀禮志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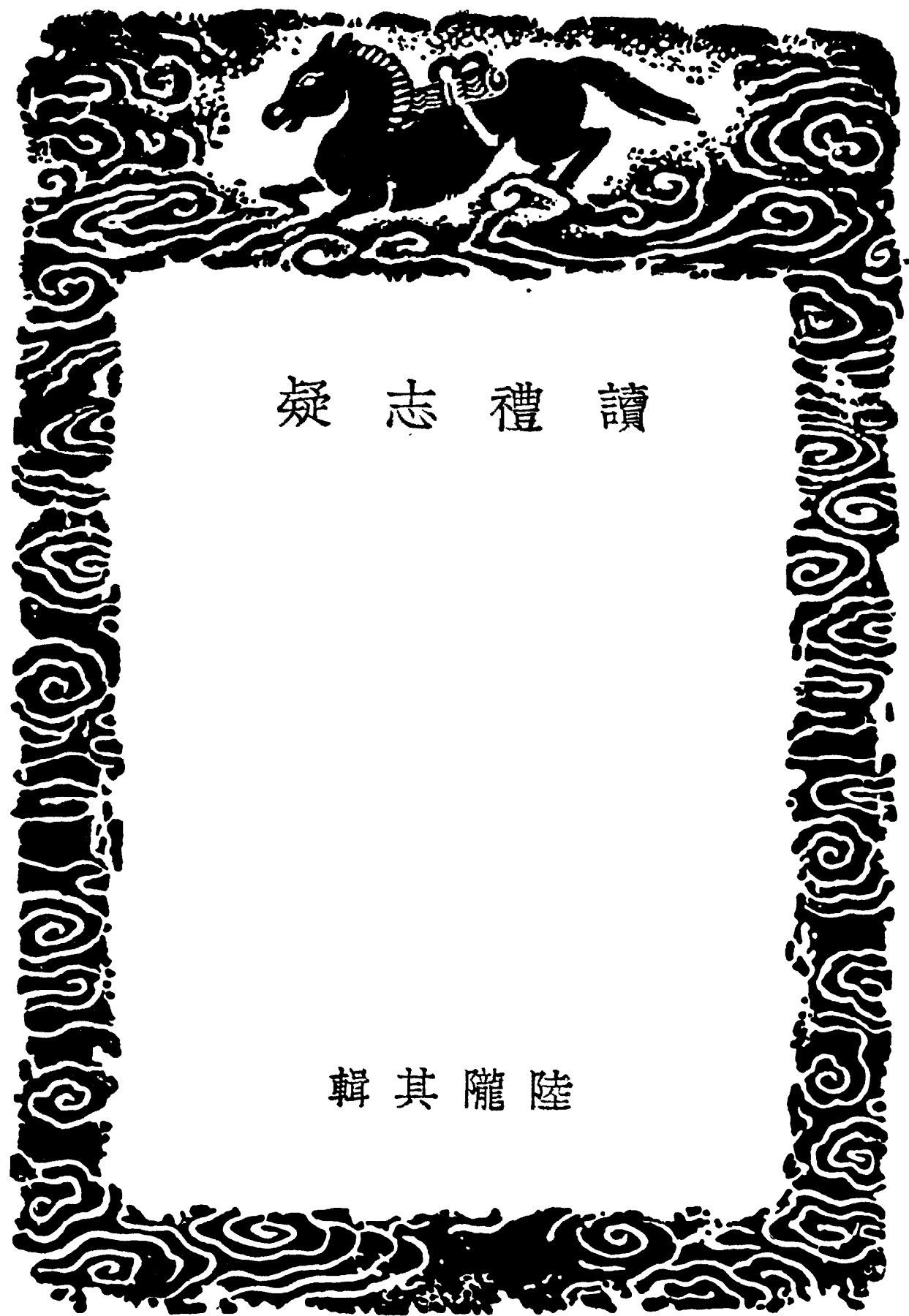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 禮 志 疑

陸 隴 其 輯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正誼堂全書皆收有此書學海本十二卷正誼本六卷條數互有多寡然學海本多按語故據學海本排印並附正誼本所多五十條及張伯行序於後

讀禮志疑卷一

清 當湖陸隴其校書輯

欲考古禮。須先知古人宮室之制。古人言宮室堂上名目尤多。賈公彥士喪禮疏曰。堂上。即言東。西。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即言東。序。西。序。下。若近階。即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浙米于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此一條最明。

又按特牲記有東堂北堂。鄭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北堂。中房而北。則又是房中之分名。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又云。東西牆謂之序。邢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愚按曰。廂曰序。通在堂上。自其近牆者言。則曰序。自楹至牆一閒。統言之。則曰廂。今人指堂下廊廡爲廂。非爾雅所謂廂。

爾雅又云。無室曰榭。邢疏云。榭有二義。一者臺上構木曰榭。月令。可以處臺榭。是也。一則無室著名榭。其制如今廳事。春秋。成周宣榭火。是也。郭注。榭即今堂堦者。堂堦即今殿也。殿亦無室。故云。即今堂堦。愚按觀此。可知堂與廳之別。家禮所謂遂遷于廳事。

陳祥道禮書云。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又言。大夫

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房皆南戶。愚按夾室非房。大夫士無西房。皆當以康成之說爲正。楊氏儀禮圖亦無西房。

喪服傳既練舍外寢。鄭注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塹爲之。不塗塹。所謂塹室也。賈疏云練後不居舊廬。還于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惟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按士喪禮及既夕外位惟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塹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愚按家禮各歸喪次條下云。中門內外而不詳中門爲何門。必看賈疏乃明。內則闔寺守之。鄭注云闔寺守中門之禁。與此中門似不同。

喪禮于襲大小斂獻明器及遺奠之豆籩俎皆言緒不緒。注云緒讀若紼。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紼。愚按凡所陳之物少一行可陳訖者。則只須言南上北上。不須言緒不緒。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必言緒不緒。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則謂之不緒。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卽從北至南。則是緒。縈收繩索之喻至切。

注疏亦多疏略。如既夕篇。窆及反哭。皆云拾踊三拾更也。投壺則拾投。哭踊則拾踊。皆更爲之也。注疏止云拾更也。而不詳其義。又不注于窆而注于反哭。前後倒置。如雍正雍府。不註于特性而註于少牢亦然。禮有讀贈一節。注謂縈其多。愚謂不然是欲人知其中無他物。不過是用器役器之類。此是古人防患之意。

賈公彥疏。有極繁冗處。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士喪禮。兩篇俱有。旣無二義。止註其一處足矣。卻兩處各累數百言。孔氏郊特牲疏。謂鄭注此旣破禘爲禴。故于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其詳略之法。與賈氏異矣。又玉藻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竝已具王制疏。于此略而不言。旣夕篇。記云。疾者齊。養者皆齊。鄭注曰。正情性也。最精。人于疾病之際。必正其情性。然後可生可死。人子當父母之疾病。亦必正其情性。然後可以致親之生。可以送親之死。

賈公彥周禮儀禮二疏。有功學者。唐書不爲立傳。止附見于其師張士衡傳中。其生平及字。俱不可考。可惜。但載其子大隱以直諫著于武后之世。又載其傳業趙人李元植。元植該覽百家。高宗時數召見。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寤。遷巴令。可想見公彥之教。

孔賈之解禮。惟康成是從。不敢絲毫有違。雖其守家法。不免有太過之處。然猶不失爲謹慎。愚讀唐書啖叔佐傳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因名學。愚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匡陸質。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紛紛。助所階矣。嗚呼。孔賈之信康成。不猶愈于啖叔佐之自信乎。

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于柩于重于奠。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饌後始言主人再拜稽。

于俎。謂之房齊。祥道謂體解二十一體可乎。體解節折而升于俎爲折俎。爲殽齊。祥道何故以折俎解房齊而不解殽齊乎。其誤也。根于康成。據夏官小司農此誤本鄭司農則愚按豚解非全齊。當以方氏之說爲是。康成注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熱其殽。謂體解而爛之。雖亦引國語全齊房齊爲證。然賈公彥儀禮小斂疏云。禘郊先有全齊。後有豚解體解。是康成亦非以豚解爲全齊。但說得未明。致陳氏之誤耳。查禮運鄭注。亦未嘗引國語。引國語者。賈疏也。

茅之于祭有二用。鄭康成周禮注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最明。共祭之苴。則鄉師所謂茅苴。及易之藉用白茅。士虞禮之苴刈茅。皆是也。亦以縮酒。則甸師所謂蕭茅。及左傳之包茅不入。皆是也。若禹貢之包匭菁茅。則似兼此二者之用。

士虞禮祝聲三。啓戶泣。云將啓戶。驚覺神也。疏引曲禮將上堂。聲必揚。爲例。可想見祭祀。古人必曲盡鬼神之情。

朱子語類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禮記奔喪篇疏作五十七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愚按焦弱侯經籍志云。永樂中御史沅州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程朱大儒所未見者。有年何從而得之。此非僞書。則必纂輯諸經之文而成之。如吳草廬儀禮逸經之類。焦氏信爲古經出千百世之後。則愚矣。

語類曰。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閒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極細密。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又引陳振叔之說曰。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此二條讀儀禮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謂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愚按如豚解體解。與全齋房齋異同之處。是亦不分明之一端也。又如朱子疑總十五升抽其半。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于總矣。又不知是如何。疏亦不見分明。又如朝溢一米。賈疏最煩。然古科有二法律。歷志與左傳不同處。孔氏喪大記疏言之甚明。而賈疏卻不及。

語類有一條問溫公儀首經綴于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朱子曰。綴也得。不綴也得。無緊要。愚按冠經本別材而不嫌其綴。猶衣裳本殊製而深衣不嫌于連也。禮有可通融者。此類是矣。文集卷六十三。胡伯量云。三禮圖經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于武。此與溫公說不同。

士虞禮疏謂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禫祭以前。總爲喪祭。若喪中自相對。則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愚因偶看大學。思慎獨誠意之分。以意對心。則意是動之端。以獨對意。則獨又是意動之端。與此一例也。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鄭注云。婦人之髻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髻帶麻于西房也。士喪禮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髻于室。大夫士惟有東房故也。愚按大夫士無西房。陳

氏禮書不欲從康成之說。以此處證之。則知康成之說不可易矣。陳氏集說及大全于此處並未分別東房西房殊爲疏略。

注疏中有截法有補法。補法有二。如本文所無而他處所有。則移而補之。如士喪禮言浴用巾。而不言沃水之器。則引喪大記補之曰。沃水用料。既夕言主人入袒乃載。而不言納車時節。則取記文補之曰。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又如喪服言曾祖父母。而不言高祖。則取總麻章補之曰。族祖父者。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有本文所無而他處亦無。則推而補之。如士虞禮言籩棗烝栗擇。注便推之曰。棗烝栗擇。則菹刊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藤也。士喪禮言復者。降自後西榮。注因喪大記有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一句。便于此推之曰。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有此補法。然後不覺經文之疏略。截法則如喪服解同居繼父及同在他邦兄弟及婦人。何以不杖之。婦人。士喪禮君使人弔之人。及既夕既窆而退之賓。祭統所謂祭之日一獻。郊特牲所謂古者生無爵皆是。有此截法。然後不覺經文之寬泛。又有據彼決此法。如士喪禮言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直言在其後。不言坐。喪大記則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姪皆坐于東方。注云。此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雜記前云期之喪練則弔。後云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注以後之期爲姑姊妹無主者。有此。然後不覺經文之互異。又如考工記云。知者創物。疏凡知聖。有若云德之知仁聖義之知聖。則據賢人以下。此言知聖。則濬哲文明之等也。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此承上文大夫來。蓋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故在

士爲三日而殯者。在大夫視之。則止是二日也。陳氏集說及大全皆略不言。曲禮內陳氏亦不言死與往日是士禮。

喪大記君設大盤一節。舊本在始死遷尸于牀之前。孔疏雖云宜承濡濯棄于坎。下札爛脫在此耳。而仍不易其舊。古人疑則傳疑之意也。陳氏竟易置之。而又不注明其舊次。則近武斷矣。如雜記之內子以鞠衣及練則弔皆然。

士虞禮及閒傳中月而禫。喪服小記。耐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玉藻。士中武以上三字。注作閒字解。曲禮上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二興字。注作數字解。他處皆所少。朱子雖云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然亦確有是夏商之禮不可牽合者。須平心以審之。

士喪禮言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而不言大斂之絞。廣狹如何。喪大記言大斂之絞。一幅爲三不辟。而不言小斂之絞。廣狹如何。注疏皆合兩處來解。是補經之法。袁了凡羣書備考言注儀禮者。鄭玄爲之疏者。賈逵也。以賈公彥爲賈逵。疏謬如此。豈不誤人。

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又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卽位于阼。疏云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卽位于序端。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位于阼階。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而大夫君條。則云婦人卽位房中。疏云大斂哀深。故不辟君。既殯後哀殺。故辟也。此等處集說皆絕不分曉。

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鄭注云祝南面房戶東鄉君。喪大記亦有負墉南面之文。鄭注亦以爲在

房戶東。乃儀禮刊本將房戶誤作房中。楊氏圖因之。遂列祝于房中。不知君將視祝而踊。若在房中。則遠于君矣。安能視之而踊。此以禮記注證之可見。況房無北壁。見于朱子答趙子欽書。安得房中有墉。喪大記。鄭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此解最精。知此。則知龍幃黼髮振容魚躍。一切文物。皆非得已也。此與濡濯棄于坎。同一用心。集說于此略而不言者。非。

讀禮志疑卷二

月令孔疏引太史職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
一謂之一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
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文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又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擯
者曰寡君之老疏云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擯介散文則道也又康成大宗伯注曰出接賓曰擯入
詔禮曰相疏云此對文義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又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據出聲而言曰奏
據合曲而言曰歌其實歌奏通也

鄭康成既夕注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喪大記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
爲柳賈公彥疏云對而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爲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
柳名柳之言聚也總而言之皆得爲牆巾奠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娶皆牆中兼有柳縫人衣娶柳之材柳
中兼牆愚按經文用字有此對言總言之二法不可不知注疏亦謂之對文散文又程大昌作袒免辨
謂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古今言以布
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愚按賈氏喪服疏孔氏喪服小記疏言括髮免髻之制詳矣程氏
欲舉而盡廢之不免武斷況喪服小記明言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問喪明言不冠者之所服也則免

非徒免冠可知。惟服問云：凡見人無免經，則當如免冠之免。

學者不知對言總言之分，而拘牽于文字者多矣。又如太史注曰：典則亦法也。疏云：太宰注典則法所用異，異其名也。其實典則與法一也。大行又以大賓爲諸侯，大客爲孤卿。疏云：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曲禮效犬者左牽之。疏云：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又周禮疏曰：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又如封人疏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喪服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孔疏依鄭氏以禘爲郊天，以祖之所自出爲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鄭學之疵，此爲最甚。其詳見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又作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

之疏云：靈威仰至汁光紀。春秋緯文耀鉤文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又郊特牲疏：以北極耀魄寶并五帝爲六天。又引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謂指五帝皆荒誕不經。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此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集說謂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鄭孔之說爲長。

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王。言武王克商，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大傳之追王，是加以王號。中庸之追王，是備其王禮。孔疏云：中庸追王，是以王禮改葬，則恐未必然。

大傳言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又言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注云：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

疏云。始祖爲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集說曰。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愚按姓氏二字。分而言之。則姓自姓。氏自氏。總而言之。又皆可謂之姓。

大傳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鄭注。孔疏。及陳氏集說。皆就國君之子言。大全載程子一條。則就別子之子言。程子之說。恐非定論。

大傳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愚按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爲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仁義之分配祖禰。猶之分配事親從兄。親親敬長也。觀兩條之末。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又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此仁義二字之錯綜交互者也。又性理朱子有一條云。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此又仁義體用之錯綜交互者也。

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孔疏不詳。臨川吳氏曰。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詳其文義。自合如此。陳氏集說。乃云。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殊謬。

雜記言。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鄭注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爲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詳鄭意。是以晏子所服爲先王之禮。王肅則駁之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春秋之時。尊者尙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于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惟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詳王意。是以弁絰委貌之異。爲先王之禮。而晏子所服。爲周衰變禮。二說雖殊。然其以雜記之言。爲先王之禮。則一也。陳氏禮書云。周衰禮變。而齊之服于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由。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爲眞先王之禮。宜爲王肅之所攻也。禮書之意。則是以雜記所言。卽是衰周變禮。其說較王鄭爲長。陳澧集說。卽禮書之意也。麤衰枕草。其非先王所制之士服甚明。觀旣夕是士禮。而云枕由可知。雖孔疏曲爲之解曰。旣夕是廣說。此是阿鄭意耳。難信也。又按晏子所服。依鄭說則比大夫之服爲輕。依王說則比當時大夫之服爲重。禮書用鄭說。愚謂此當以王肅之說爲正。若杜預左傳注。直以麤衰斬爲斬衰枕草。與枕由無二。則謬矣。

雜記言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嘏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

之可也。孔疏所以知此酢是受賓長酢者。緣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而此惟嘑之。故知是賓長酢也。陳氏集說亦指賓長言。而不言尸酢卒爵。則無根據矣。

雜說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鄭注云。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陳氏集說不承內除說。則豈小君兄弟之喪。自始至終。止發諸顏色者。不飲食已乎。

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此亦就祥言之耳。注疏因廣言之曰。從祥至言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逾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此最有益于經。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孔鄭皆言。是以喪事贈賵來者。于前。先已來弔。今重至。故待之如此。若于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其說甚確。陳氏集說。泥就弔者言。則衛將軍文子之事。又將如何解乎。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于雜記。又見于服問。又見于曾子問。而服問尤嚴。雖一免經。一脫衰。猶不可。而況如張江陵李文達之事乎。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鄭注。此謂父在爲母也。集說因之。然喪服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又云。爲父母妻長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注云。顙。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顙。此可見古人變通處。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鄭注云：「喪尙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尙不能敬也。」愚謂敬亦從哀生，哀之至，自能敬，不能敬，亦是哀淺，分而言之，則是二事。如問喪間傳止說得哀，若士喪禮喪大記則庶幾于敬矣。所謂附于棺，附于身者，必誠必信也。

雜記大功將至辟琴瑟。君子豈但不奪人之喪已乎？

雜記言喪者不遺人。又言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此二事，今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然豈可不知其爲禮之變哉？

雜記管仲晏平仲一條。及子貢觀于蜡一條，可想見時中之義。○管晏一條，又見禮器。內亂不興焉。注疏引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爲證，而又引公子友之逐慶父，趙宣子之不討賊，以見力能討之者，不得以此藉口。愚謂伯玉之從近關出，亦是內亂不與之意。

雜記載釁廟之禮，止云是交神明之道。注疏竝不言交神明，所以必須釁者何故？此禮甚覺無謂。幾亭言禮之于天地亟矣，以爲天下則消患于未然，以修己則防欲于未萌，至哉言乎！

曾子問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又引聘禮出祖釋軺祭酒脯爲證。孔疏云：「祖始也。」釋酒脯之奠于軺爲行始也。有宮內行神之軺，有城外祖祭之軺，又引左傳軺涉山川爲證。蓋軺本山行之名，而借以爲祭神之名。然今左傳軺作跋。

曾子問奠而後辭于殯。鄭注云：「殯當爲賓，聲之誤也。」陳氏集說乃止云殯音賓，則似殯字原有賓音，而不

見其誤矣。此等處皆失傳疑之意。又如郊特牲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鄭注云。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集注亦止云。旦音神。王制庶人縣封。鄭注。當爲縣窆。集說亦止音窆。○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殤不祔祭。鄭注云。祔當爲備聲之誤也。牲音制。祔音備。牲字原有制音。祔字原有備音。

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于禩。此言父沒除喪之後。始遇當冠之期。而行此冠禮。非謂喪內不可因喪而冠。必至除喪乃冠也。雜記明言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陳氏集說。乃云齊喪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孔鄭注疏。竝無此說。不知陳氏何所據。

檀弓譏朝祥暮歌者。曾子問曰。脫衰與奠。非禮也。皆病其忘哀太速。故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觀此。則知後世有未婚而守節者。非禮明矣。

曾子問有老聃。孔疏云。爲周柱下史。陳氏集說。乃引石梁先生之說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不知石梁何所據。

曾子問。魯昭公少喪其母。孔鄭以左傳昭公母齊歸薨之年考之。疑非昭公。集說不應略而不言。

曾子問。非弗能勿除也。疑衍一勿字。孔疏集說皆未明。

曾子問。言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勿爲後也。此爲後以父道事之。與喪服小記爲殤後不同。小記是以繼續

言曾子問是以繼嗣言。然以殤而勿繼嗣。則固有繼嗣者矣。嘉靖時大禮議主繼統不繼嗣者。固不爲無見。然槩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漢儒附會之說。則亦無以服漢儒。

奔喪篇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鄭注云。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愚按此注最善。今人居喪。任意變禮。動云不得已。玩鄭氏此注。則不得藉口矣。

子上不喪出母。孔疏鄭注。及陳氏集說。皆引儀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但陳氏則云。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以服者爲過。孔疏鄭注。則云子思旣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而以不服者爲非。陳氏說本橫渠張子。今從之。○朱子答林擇之書。則又云。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期。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孔子殯于五父之衢。集說力辨其誣。可以正史記及孔鄭之失。○陳幾亭謂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不載。孟子不言。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家語不可盡信。朱子亦譏其爲妄。此皆力衛聖道之言。

讀禮志疑卷三

檀弓夏后氏尙黑條下疏云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註尙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又疏因鄭氏之說推之曰舜以十一月爲正堯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少皞氏以十二月爲正黃帝以十二月爲正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女媧以十二月爲正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愚按正朔之改孔安國鄭康成既各爲一說今亦難以臆斷也

孔疏講三統只云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惟在地中含養萌芽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于地人功當須修理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皆只是就一歲言至邵康節乃有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之說又是推到天地人最初起頭處

孟獻子禫一條孔疏云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恆作也至二十八日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恆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恆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于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謂加于禮一等愚按是加于人不是加于禮說得最有關係集說乃略不及此可謂淺矣

祥禫之月鄭玄王肅之說不同孔疏于孟獻子禫條辨之詳矣集說于此既主鄭說而于下文祥而縞是

月禪。徒月樂。又載馬氏之說。卻仍是王肅之意。前後舛錯。

朱子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亦云中月而禪。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疏云。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若舜由紹堯之德。則樂名大韶。禹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尙質。若由文而興亦然。解得甚明。集說卻云。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含糊不明。

孔氏禮法之宗也。乃伯魚子上之母則出。子思之母則嫁。皆見于檀弓。閨門之內。何其多故耶。○陸翼王集說補正曰。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幵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豈有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詆毀無疑也。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蓋襲于牀。本禮也。子游不據禮答之。而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己出矣。縣子所以譏之。孔鄭及集說解得最好。玩此。則知凡著書引用先儒舊說。而不著其姓氏。皆縣子之所譏也。

有子與子游論踊。曰。情在于斯。其是也夫。此是有子不欲用踊。近于棘子成質而已矣之意。集說欲回。獲有子殊覺支離。孔疏明白。

檀弓記曾子失禮之事甚多。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則子思正之。旣祖反宿。裼裘而弔。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小斂之奠在西方。則皆子游正之。齊衰而哭。子張後人亦疑之。甚矣窮理之難也。集說載劉氏之

記以爲是不可盡信。是徒知尊曾子而豈知此理之不易窮耶。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鄭注。庚。償也。集說略而不注。失之疏。若鄭注。謂子皋恃寵虐民。集說謂其愚而過慮。則集說得之。

齊之餓者。不食嗟來之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鄭注。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孔疏。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爲。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愚按。孔鄭看狂狷最好。陳幾亭亦謂狂狷器局雖殊。而行事非背馳也。

晉獻文子成室。鄭注。解獻爲賀。自妙。集說駁之。拘矣。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集說。謂莊公爲子般所弑。何其繆誤至此。又按大全。檀弓。長樂陳氏引證錯繆處尤多。如知悼子卒條。則曰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魯人有周豐條。則曰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釋經而疏忽如此。何以垂訓。○此與大學大全。玉溪盧氏謂孟獻子師子思。同一憤憤。○陳幾亭謂弑逆之事。凡在官者殺無赦。爲左右使令當救護而不救護者言也。按檀弓諸注疏。皆不如此解。不知幾亭何據。

檀弓。管庫之士。鄭注。管。鍵也。孔疏云。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又月令。孟冬之月。修鍵閉。慎管籥。鄭注云。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凡鎖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管。籥。一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

簠。搯于鎖內。以搏取其鍵也。愚按合二處觀之。則管鍵是二物。而又可統謂之管。鍵閉是二物。而又可統謂之鍵。古人用字。往往如此。

旅酬之禮。見于特性。有司徹。鄉射。鄉飲酒。燕禮者。參差不等。故語類。中庸卷內。朱子所解旅酬。其說亦不一。

語類。朱子論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此只就獻酬之初。賓奠觶未舉時而言。若到旅酬之時。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則賓之所飲。亦不止一杯矣。中庸大全。將朱子此條。載于旅酬下。殊欠分曉。

蒙引又爲之說曰。導飲者。自飲以導賓飲也。賓既飲。仍以酢主人。主人又飲也。朱子所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此說尤謬戾。考儀禮。獻有酬而酬無酢。安得如此說乎。

又中庸大全。載白雲許氏之說。亦止到旅酬之大略而止。考別本。許氏尙有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等語。不知大全何故刪之。○鄭康成中庸注。云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性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較章句尤明。蓋鄭注只是舉特性以爲例。中庸所云旅酬。原不必如特性也。

舊本儀禮特性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條。內脫卻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以儀禮經傳及楊氏儀禮圖考之。可見。蒙引解中庸旅酬之義。最爲鶻突。其曰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

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之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絕不及弟子卒觶一節。殊非儀禮之意。豈其所見之儀禮。乃舊本之脫落者耶。

特性記止有四觶。疏云。一酌奠于鉶南。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觶酬賓。奠于薦北。賓舉奠于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觶在。及兄弟弟子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亦未舉也。下篚仍有一觶在。尸羞之後。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辯卒受者。以虛觶奠于下篚。還有二觶。至爲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舉。其奠觶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于其長。即用其篚二觶。卒受者未奠之。故三觶竝用也。兄弟以下至酬賓儀。舊本及毛本。俱誤作長兄弟洗觶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正。今以文義求之。故正如上云云。愚按此。則所謂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者。止是一箇賓弟子。一箇兄弟弟子。非是合階下之賓弟子。兄弟弟子一齊舉觶也。故有司徹疏云。鄉飲酒及鄉射。特性等。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儻尸乃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儻尸別一禮。與彼不同。蒙引謂長非一二人。賓弟子兄弟之子。亦非止一二人。一時竝舉。亦未詳儀禮之意矣。

特性記注。謂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然有司徹二人洗觶旅酬。則在堂上。蓋亦因儻尸別一禮。故然。至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則仍在堂下矣。

吉祭喪祭。古人分別甚微。如曾子問。鄭注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筭爵。是何等次第。少牢疏云。左執筮。及擊筮之筮。皆是蓍。以其用蓍爲筮。故名蓍爲筮。愚按古人用字之法。如此者甚多。當

類推之。

少牢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某字也。注疏引左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則某又或是諡也。其解與杜注不同。杜注是言或以字爲氏。或以諡爲氏。故將諸侯以字四字爲句。儀禮注疏是言大夫或因字爲諡。故將諸侯以字爲諡。六字爲句。左傳之解。自當以杜氏爲正。若依鄭解。則公子展先以展爲諡。而後命以爲氏。其說未知何據。

特牲少牢筮尸云。以某之某爲尸。注云。字尸父而名尸。疏云。鄭知字尸父而名尸者。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鄭氏注云。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云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爲名。此等注疏最精細。但特牲已詳。少牢又復詳釋。不亦煩乎。

特牲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祭前一日筮尸。特牲祭前一日視濯。少牢祭之朝乃視濯。特牲宿尸。宗人擯祝傳命。少牢惟有祝擯。注疏皆云。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楊氏儀禮圖。分別兩篇不同處最詳。此卻未及。

少牢云。肩臂臑膊髀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愚按俎之上下。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肩臂臑膊髀在兩端。此以縱之上下言也。脊脅肺肩在上。此以橫之上下言也。閱楊氏圖如是。賈疏殊欠分明。古人言禮。不能處處皆詳。因其詳處。推到略處。則彼此皆明。如少牢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料。鄭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料。禮在此也。疏云。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東。鄉

有司徹疏云。蕢麻有實。枲麻無實。鄭云。蕢枲實者。舉其類耳。若竹器圓曰箴。方曰筭。鄭注論語。亦云箴筭。亦是舉其類也。又疏云。有骨曰醢。無骨曰醢。昌菹醢者。卽周禮麋醢。醢散文亦名醢。此皆是注疏活法。若不知此活法。則窒礙者多矣。

疏內用字。如同時則云俱時之類。則云之等。如此字法。今人罕用。見有司徹主婦薦豆籩條。○又據彼決此。疏內往往單用一決字。如有司徹賓長獻尸條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者。此決。特牲云。長兄弟爲加爵。又衆賓長爲加爵。不言獻。

特牲云。三獻作止爵。注云。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有司徹云。尸作三獻之爵。注云。上賓所獻爵。疏云。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并此賓長。備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者也。按三獻之疏。略于特牲。而詳于有司徹。先後倒置。

經文有倒一字。而意遂異者。如三獻作止爵。及尸作三獻之爵。是也。有倒一字而意仍不異者。如司馬羞涪魚一。司士羞一涪魚。注疏竝無別解是也。

玩儀禮節文。最可想見古人從容氣象。如有司徹主人獻賓條。主人洗爵。長賓辭。此時主人卽對可也。必奠爵于篚。興對。又賓主卒爵。卽奠爵拜可也。必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何等從容。若不賓尸。及皆如賓禮。一作賓。一作賓。注疏竝不詳其故。

有司徹主人獻賓條。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此西面是言祭之向西。非言賓西面也。玩圖

可見注疏皆不明。

儀禮所謂坐奠爵。坐取爵。坐卽是跪。朱子集中有跪坐拜說。甚明。

儀禮文有意同而詳略異者。如有司徹。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或言洗升。或言洗。或言洗降升。其義一也。洗無有不降且升者。

主人爲尸賓而洗。則尸賓辭。爲兄弟內賓私人而洗。則皆不辭。亦是賤不得備禮之意。與主人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例同。

旅酬之禮。特牲與賓尸不同者。特牲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賓尸一人舉觶爲無筭爵始。二人舉觶爲旅酬始。特牲之旅酬無筭爵。皆在堂下。賓尸之旅酬在堂上。無筭爵在堂下。特牲有賓。弟子舉觶之事。賓尸無賓。弟子舉觶之事。特牲之旅酬一。賓尸之旅酬再。特牲尸不與旅酬。賓尸尸亦與旅酬。此五事皆不同。若賈疏言下大夫不賓尸者。闕旅酬。直行無筭爵。玩經文。卻不見得如此。

讀禮志疑卷四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說兩邊不同處最明。陳澧集說取國語此條置祭法之下。而不載韋氏之注。豈不滋學者之惑。

韋昭國語注。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其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則似將宗字看作宗祀明堂之宗。與集說劉氏注不同。劉注是。又劉氏欲改正經文之處。亦皆有理。若鄭康成云。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此則因康成看禘郊祖宗先差。故此等說皆不足據。

禘郊祖宗。鄭注云。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又郊特牲疏云。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此亦主鄭說。王肅則言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又言郊與圓丘是一郊。卽圓丘郊。非祭感生之帝。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非宗祀明堂之宗。陳氏集說皆主王肅。而不主康成。最是祭法篇首疏云。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

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嶠。極嶠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嶠牛。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又疏載張融之說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愚按此等處皆難臆斷。傳疑可也。○大司樂享先妣。賈疏曰。毛君與史記同。以姜嫄。帝嚳妃。鄭君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嚳後世妃。○明堂位女媧之笙簧。鄭注云。女媧三皇承宓義者。孔疏云。春秋緯運斗樞。宓義女媧神農爲三皇。愚按此又以神農居三皇之末。命歷序則以炎帝居五帝之首。未知是一是二。

禮書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是矣。愚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上帝。禮書以周禮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而謂上帝非一帝也。是蓋參用王鄭之說。恐非。

祭法疏云。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

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竝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愚按鄭氏之駁諸說固未可盡據今蔡氏書傳陳氏禮記集說既主王肅而不主鄭氏則相近于坎壇一句宜依王氏讀作祖迎不宜依鄭氏讀作禳祈書經大全讀作禳祈非也蓋鄭氏因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故以祭法所載爲遇災祈禱之禮非關正禮而不用以解舜典故相近讀爲禳祈雩宗幽宗之宗皆謂是禳字之誤蔡氏書傳引祭法不用此解也○大全直載鄭氏一條不知其非解書也

祭法廟制鄭氏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于無事祫乃祭之耳春秋文公二年秋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魯陽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此一段補經文所未及最好陳氏集說直以經文爲失則過矣魯陽公

史記作魯陽公

廟制朱子然劉歆之說而康成注王制祭法則皆以文武處七廟之內此則不可從○周禮守祧疏曰孔君王肅之議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愚按鄭說固非無據然奄八人此特周公時事耳安知後來不增作十人乎

祭法鄭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疏云王制天子諸侯有

禘祫故知有主。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太祖卽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二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惟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耳。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愚按此則古禮大夫有廟無主。今家禮士大夫皆得有主者。蓋以義起之也。

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愚按此一段是喪祭之綱領。蓋因子壽疑祔廟之時。卽徹几筵而發。故又云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邪。竊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愚按此一段。則練而入廟。朱子猶不然其說。而況祔而遂徹几筵乎。

朱子答林黃中栗論室戶云。如所論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愚按若如林說。則儀禮所謂出入皆費解甚矣。斷無此理。

鄭注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月令五祀當之。謂是殷禮。註王制大夫祭五祀。祭法大夫立三祀。則謂皆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陳氏集說。則云皆未可詳。此等處闕疑最是。

鄭注祭法七祀五祀條云。此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故孔疏解司命云。司命者。宮中小神。

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愚按注疏此等解最精。可見百神之散列于天地閒。大小相維。上下相制。至嚴至密。陳氏集說。謂司命見周禮。似誤認祭法之司命。作周禮之司命。

秦厲。鄭注云。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疏曰。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卽厲也。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于理謬。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于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既有所歸。不得爲厲。愚按卽此厲字。可見世俗展轉誤謬之因。楚詞九歌有山鬼篇。疑卽是此厲。然朱注卻不及此。

堯能賞均刑法。孔疏作賞均平而刑有法解。陳氏于賞字爲句。恐未是。

祭義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孔疏謂王制云。春禘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禴。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按王制春曰禘。此云春禘爲夏殷禮者。以郊特性註。禘當爲禘。則此春禘亦當爲禘。于郊特性已註而破之。故此不言也。愚按時祭之名。王制與周禮不同。孔鄭則以爲夏殷禮。郊特性祭義。又與王制不同。孔鄭則直以爲誤而改之。集說皆依孔鄭。此等處只得用相沿舊說也。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孔疏謂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斲。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絃之樂。愚按此等處。不若集說闕疑爲

是。

祭義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鄭注謂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皇氏謂尸謏之後陽厭之時。愚謂此二說似可兼用。蓋有尸無尸皆有出戶而聽之時也。集說于此略而不註。則與上文周還出戶無分別矣。

孝子臨尸而不怍。鄭注色不和曰怍。集說怍字無注。則與愧怍之怍無別矣。鄭解似精。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鄭注云。謂祭之能使之饗也。此注最精。蓋饗不饗帝親主之。而我能使之必饗。此卽中庸大德者必受命之意。集說略而不注疏矣。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疏云。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凡修整之人。必自反覆顧省。愚按合濟濟漆漆觀之。是于人不取褻。于己常顧省。曲盡君子威儀之貌。

夫各有所當也。鄭注云。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簡而明。集說卽用其意。而筆力不同遠矣。

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疏云。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于貌。此疏解得甚精。不知集說何以不用。

祭義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注疏本有盛服二字。集說及大本多無之。未知孰是。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言其所及之有遠近耳。注疏皆不明白。

孔疏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又云。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而崔氏還據上文郊祭之時。非也。愚按集說于此竝不言春秋分。是亦同崔氏之說也。當從孔疏爲是。但孔疏謂郊是夏正郊祀。則因康成之誤耳。日出于東。月生于西。注疏皆略而不解。集說取方氏之解。謂日出于東。言其象出于天地之東也。月生于西。言其明生于輪郭之西也。最明。

致物用以立民紀。疏云。民豐于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也。集說亦止據疏義以解。然愚竊思之。禮如何致物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言有物用然後可以行禮耳。禮之致物用也。則如之何。蓋有禮則尊卑上下有節。而人不敢妄用。此其所以致物用也。猶孟子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大全以懋遷斂散解之。失經意矣。

讀禮志疑卷五

鬼神之名。合祭義疏及左傳子產對趙簡子疏觀之。然後明白。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注云。氣謂嘯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疏云。氣謂嘯吸出入者也。謂氣在口。嘯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爲魄。又云。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此皆祭義疏也。左傳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嘯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強。故得成爲人也。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氣形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于前。而魂在于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鄭氏祭義註云。氣謂嘯

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於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竝生無先後也。此皆左傳疏也。陳氏集說。于祭義宰我問鬼神條。止引中庸章句程張朱子之說。不知中庸是泛言鬼神。不專指祭祀之鬼神。與祭義所說不同。○曲禮下復曰。天王復。疏云。精氣爲魂。身形爲魄。○蘇氏易解。講鬼神魂魄。與孔子答宰我之問不同。朱子雜學辨。深斥其非。○朱子答陳安卿。亦云。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見文集卷五十七。祭義五者不遂。鄭注。遂。猶成也。集說無注。

敬可能也。安爲難。集說云。安爲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孔疏云。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尤妙。仁者仁此者也。集說亦不明白。孔疏云。此謂孝也。言欲行仁于外。必須行仁恩于父母。與朱子解孟子仁之實章同。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鄭注云。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祀亡親。集說略不注。頃步鄭注云。頃當爲跬聲之誤也。集說止有音而無注。

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人貴富。周人貴親。孔疏謂夏后之世漸澆薄。殷人又劣于夏。周人又劣于殷。

此說不是。集說以隨時救弊言得之。

軍旅什五。鄭注什五。士卒部曲也。孔疏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疏得最明。然團曲二字。又未知作何解。○曲禮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鄭注云。局。部分也。孔疏云。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又引爾雅云。局。分也。郭云。謂分部也。愚按此部字。與祭義部字相似。

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疏云。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竝皆作純。鄭氏所注。于絲理可知。于色不明者。卽讀爲緇。卽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愚按本紃字。而與純字相亂。古人亦多淆混如此。況今小學不講。書法多訛。讀書者安可不慎。

祭統。君執鸞刀羞膋。鄭注。膋。膋肺。祭肺之屬也。疏云。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二肺皆膋之。故云膋肺。祭肺之屬。愚按。因此肺是尸所膋。而遂謂之膋。古人命名。往往如此。

古人祭祀。皆緣生人之情推之。而亦有異于生人者。如祭統鋪筵設同几。疏云。設之曰筵。坐之曰席。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

又司几筵注曰。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

祭統云。知足以利之。集說謂利己之得次名于下也。此本孔疏悖義特甚。大全葉氏以不誣其實爲利之。

勝舊說多矣。○又銘者自名也。注疏集說皆解得不妥。愚謂是欲效法先祖以自成名之意。故下文云身比焉順也。

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注云。大夏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疏云。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今人講論語八佾。罕知其兼大武大夏矣。

又公羊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禮書云。公羊所傳者誤也。

郊特牲疏云。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愚按鄭氏郊丘之說固不可從。然未知此等處王肅以何義駁之。當考。○典瑞疏謂宗伯青圭之等已是祭五帝。此上帝又是五帝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愚按蒼璧與四圭有邸不同處。似皆當如此看。

祭法疏云。注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者。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

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于圓丘。必知此是圓丘者。以禘文在于郊祭之前。郊前之祭。惟圓丘耳。又郊特牲疏云。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于圓丘。故以圓丘爲禘也。圓丘比郊。則圓丘爲大祭。法云。禘饗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爵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惟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愚按孔疏此等處。附會鄭注。最爲支離。

少牢特牲。士大夫之祭。皆無樂。然左傳衆仲論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未詳其故。

郊特牲疏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言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禘用太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太牢也。愚按此等處。全賴注疏。不然。則郊特牲與召誥我將皆矛盾矣。

又疏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非注疏此等處便難解矣。

郊特牲疏云。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農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

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神。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愚按此當依疏主鄭氏說。

天祝言后土，鄭注后土社神也。賈疏曰：「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于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于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愚按康成于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于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則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所解與王肅絕異。朱子于此則從王肅，善哉集說之言曰：「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圓丘爲二事，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爲

定。

孔疏又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于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愚按鄭氏與王肅異。杜氏又與兩家異。論魯郊者。只當以杜氏爲主。

孔疏謂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圓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祿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愚按依此。則皇氏崔氏論郊祭。本主鄭說。但其論魯郊。則主王肅。

孔疏又云。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鄭亦不用冬至日也。愚按郊用冬至之月。幾亭集中有郊期考。辨最詳。但當時駁之者曰。二十四氣推盪不常。倘遇冬至在初旬之首。則上辛定在至日之後。必用是日以祭。于迎陽之義何居。若改用孟冬上辛。又與用至月相違。愚謂經文只言其常。若偶有如所駁者。不妨權移于孟冬之末。不必曲爲之說。幾亭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則微近于鑿。此所以當

時抑而不行也。

仇滄柱云。圓丘卽南郊。王肅已言之。方丘卽社。則未有知之者。鄭玄謂地神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于方澤曰禘。夏正祭神用地祇于北郊曰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其祭也配以句龍后稷。其說固支離不經。王肅雖并北郊方澤爲一。然以社稷之祭爲句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則猶是歧社與方丘而二之也。又取萬充宗之說。以社有二。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祇。王社以祭畿內之土穀。大社卽北郊。愚按仇萬二子之言。蓋卽朱子所取。五峯胡氏無北郊之說。

讀禮志疑卷六

郊特牲于蜡祭之後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云對文蜡臘有別。總言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又云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陳氏集說止引月令臘先祖五祀之文。而不言在既蜡之後。使讀者不知蜡之與臘。是一是二。殊欠分曉。郊特牲言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孔疏云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水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集說竝不分別農功土功。殊疏略。○八蜡條內以謹民則句最好。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集說不言是何月下引月令亦除去孟冬字。殊混。

八蜡鄭注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疏云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愚按以經文考之。似王說爲優。○陳氏禮書合貓虎去昆蟲。而以百種爲八蜡之一。此武斷也。沙隨程氏從鄭說。而曰非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得之。庚午十二月偶閱明人雜文識。

蒲越橐鞬。查字彙。鞬卽禹貢桔字。注疏皆略不言。

丹漆雕幾。鄭注幾謂漆飾沂鄂也。孔疏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查字彙。圻與幾同。垠與圻同。此沂字疑圻字之誤。○哀公問車不雕幾。孔疏亦云幾謂沂鄂也。

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大全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愚按文獻通考序內。亦引郊特牲此條。而言後世之難反在于數。空疏之士。正不得以祝史爲口實也。

郊特牲孔疏云。虞氏尙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裸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爲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愚按集說于此。並不分別時祭祫祭。則與周禮混矣。

祊有二。所謂索祭祝于祊。孔疏謂是正祭日祊也。集說則兼正祭繹祭之祊言。然玩上下文。皆是據正祭言。則孔疏爲長。

祭齊加明水。鄭注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疏云。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

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註云：明水以爲玄酒，是也。愚按古人用字，不可執一如此。朱子文集內，范伯崇問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于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祭新死者于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之事爲驗。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爲正禮也。愚按在喪廢宗廟之祭，見于王制。曾子問明矣。左傳所謂蒸嘗禘于廟，必是指除喪之後言。而杜氏乃引晉平之變禮，以證天子諸侯在喪亦祭宗廟，恐不足據。

論語端章甫，蒙引云：君相皆然。考陳氏禮書及文獻通考，諸侯玄冕以祭，則宗廟非君臣同服也。會同之服雖無明文，然考諸侯相朝聘用皮弁，則會同亦非君臣同服也。又見玉藻篇。朱子答應仁仲論儀禮經傳通解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愚按治經如治田，定其疆里，方可下手。

又答周叔謹云：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右邊原麻根處相接，卽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又云：菅履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愚按此皆可補注疏之略。

朱子答趙子欽論禮圖云。室之戶牖。竝列于前。不知以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房之戶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閒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愚按朱子讀禮。子細如此。陳安卿問鄉人儺。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朱子答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愚按此是以今推古之法。

朱子答葉味道曰。國語日祭月祀時饗。旣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于祖禰。月祀于曾高。時享于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于他經。愚按國語之義。本不可考。然朱子又云。左氏云。特祀于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則是朱子之意。以日祭爲喪禮歟。

朱子答余彝孫曰。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作工夫。愚按如讀禮記。不讀儀禮。便不是從頭工夫。朱子文集卷六十八。內有井田類說。跪坐拜說。九拜辨壺說。深衣制度明堂說。儀禮釋宮社壇說。卷六十九。內有禘祫議。漢同堂異室議。君臣服議。民臣禮議。天子之禮釋菜儀。親迎略。諸篇。留心古今制度。皆非俗儒所及。斯誠言禮者之階梯也。

朱子文集卷七十。內有記永嘉儀禮誤字。記鄉射疑誤二篇。讀儀禮者所當知。又卷七十一。偶讀謾記云。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置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愚按今旣有儀禮經傳通解。則徵書雖不存可矣。

孔氏禮記卷首疏云。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惟經三姓。鄭康成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此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繁而無用。今竝略之。惟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羲之號。然鄭玄以太庭氏是神農之別號。封禪云。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又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帝王之世。孔疏云。熊氏謂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鄭玄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註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竝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羲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閒代之王多矣。其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愚按此等處。只宜分別諸家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故鄭康成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與朱子所云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亦大略相似。但鄭遂以周官爲體。儀禮爲履。周官爲禮儀三百。儀禮爲威儀三千。則拘矣。

經文用字。有對文。散文之不同。又有古今之不同。如幼子常視母誑。疏云。古者觀視于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觀視于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又戶外有二屨。疏云。古人之言。無問單之與複。皆名爲屨。今人言屨。止謂單下也。此皆古今之不同也。

母踏席。孔疏云。踏猶躡也。席旣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躡席也。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按集說。卽以玉藻之躡席爲踏席。正解。恐非是。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集說止云。闌東爲右。欠明。

拾級聚足。鄭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集說。卻將拾字。正解作涉字。不是。

帷薄之外不趨。疏云。薄。簾也。愚按。賈生治安策。帷薄不修。卽此薄字。

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并上欂音結。疏云。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集說。卻云。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解

來。卻相反。

孔疏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者。謂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于陰陽。若生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東鄉西鄉。以南方爲

上者。謂南北設席。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尙右。按集說于此條。載朱子之說。似不如孔疏之詳。孔疏又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按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愚按曲禮所言。是竝坐之上下。鄉飲酒所言。是對坐之上下。恐不當引此說。

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燕禮鄉飲禮。皆不云拜受于尊所。集說呂氏云。以禮與侍飲異也。孔疏云。疑是文不具耳。愚按孔疏是。

餽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一解。

水潦降不獻魚鼈。孔疏引定四年水潦方降。謂天降水潦。魚鼈難得。集說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此等處不見得誰是。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則此解豈可通乎。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疏。亦云古人

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云。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云。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也。愚按此則分而言之。曰弔曰傷。故弔有弔辭。傷有傷辭。若通而言之。亦曰弔而已矣。集說殊欠分明。禮不下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鄭注云。爲其遽于事。且不能備物。孔疏云。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

大夫非謂都不刑其身也。鄭注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云：若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集說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愚按：先王於上下之際，分別如此。爲士君子者，其可不知自異于庶人乎？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集說不言貔貅是何獸。孔疏曰：貔貅是一獸。又曰：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仇。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謂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卽與許慎同。愚按：集說于此亦略不言。

讀禮志疑卷七

孔疏言易繫辭。蓍龜相似無長短。僖四年左傳。晉太史欲止公之意。托云蓍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愚按孔氏甚尊康成。而此卻不以其說爲然。

孔疏。天子諸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據筮人而言。次事惟卜不筮。則據表記而言。小事無卜惟筮。則據筮人而言。又云。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揆。哀九年。晉卜代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竝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思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竝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又疏云。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說得諸經同異處最明。○又鄭注。大事卜。小事筮。疏則云。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蓋緣鄭注與疏前意不同。故爲之斡旋如此。

泰龜泰筮。疏云。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泰龜泰筮也。愚按。龜筮而尊崇其名如此。古人之敬卜筮可知。介者不拜。孔疏云。介甲鎧也。集說卻云。介冑也。集說誤。

曲禮下云。提者當帶。孔疏謂朝服之屬。其帶則高于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于脅。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集說止云深衣之帶也。便不明白。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孔疏謂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集說亦取疏意。而刪去數語。讀者便難曉。○又後國君綏

視。大夫衡視。孔疏云。綏頽之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綏。此視以面爲平。故綏下于面。則上于衿也。集說亦本之。而不如疏之明。

主佩倚則臣佩垂。孔疏云。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集說卻云。微俛則倚于身。微俛二字不是。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載有兩說。其前一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于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于襲者。凡衣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是袒。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如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祭祀之禮。卽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

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愚按議禮者。不可不知古今之變。席蓋。孔疏謂喪車蓋也。臣有死于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集說卻云。席所以坐臥。蓋所以蔽日與雨。恐集說不是。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孔疏謂服問云。惟公門有稅齊。注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竝不言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違矣。

孔疏引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愚按古人既不得于君矣。而猶待放三年。既得玦而去國逾境矣。而猶爲壇鄉哭。素衣髦馬。三月而後復服。其忠厚不忘君如此。鄭康成禮註。所謂臣無君猶無天也。此當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及三宿而去同看。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曰。熊氏云。按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

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愚按此說樂制明矣。然衆仲所謂大夫四士二則又如何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引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返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惟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竝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于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愚按此疏敍作主次第最詳。然又須看朱子答陸子壽李繼善諸書。天子有后條。孔疏載鄭氏周禮九嬪註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夕而徧。愚按汪荅文輩皆以此注爲非。然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于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鄭注云。此蓋殷時制也。孔疏云。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與鄭。惟指爲殷禮也。大宰既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故云先六大。集說以鄭氏無所考證。皆臆說。愚按。若不作殷制看。便不可解。

大士。孔疏云。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下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愚按。集說不言大士是何官。殊略。孔疏又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集說亦略不言。

孔疏。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愚按。此亦猶仁之有專言偏言也。又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

孔疏又曰。按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按。此朝覲之制。與書蔡註所說。羣后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鄭康成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然又云。諸侯春見曰朝。受質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此不知其何據。孔疏第云。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亦不言其所據。

鄭康成又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孔疏云。此內朝卽路門外朝也。對皋門內。

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又云。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按。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疏竝不詳其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略而不言何故。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卻云御御車也。甚謬。

天子祭天地。孔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于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于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于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于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中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

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愚按此條。疏發明鄭氏天地之說最詳。要之本于讖緯。而不可據。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鄭注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愚按此註似不若集說方氏之無弊。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孔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集說不及此。意嫌略。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孔疏云。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集說云。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二說不同。集說爲長。

讀禮志疑卷八

王制鄭康成註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地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愚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矛盾。而程朱之意。則以爲是出于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闕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程朱之意。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十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孔疏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時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爲七千里。大行人所要服以外。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愚按謂之殷制。則周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爲殷制者。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然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是謂禹之地擴于唐虞也。又

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地狹于夏也又云周禮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是謂周之地又擴于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寧闕而不論而其解尙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王肅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于王制雖從鄭而于尙書則仍主王肅

孔疏謂諸侯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故尙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至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註云天子諸侯是也愚按此等處注疏最分明

注疏謂殷爵三等此或有之至引公羊何休之說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此則難從孔疏謂天子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上農夫是受上地之農夫此皆似有理不知朱子孟子註何故不從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此夏制也孔疏云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三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愚按此節集說引石梁王氏之說駁鄭注恐不是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是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

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又不同也。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謂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愚按此推說禮意。委曲得情。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云。殷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鄭不註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于周。恐亦難據。○據大司樂賈疏曰。五帝學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各作異名。明堂位曰。泮宮。周學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釋奠二字。注疏無定解。集說則竟略而不言。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孔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玄釋之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于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惟觀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于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愚按此言緯書之緣起最詳。蓋漢儒真以是爲孔子書也。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愚按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略而不言。豈不疏乎。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鄭注云。常用數之例。集說不明白。○又按禮器云。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集說云。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則集說與王制固不主鄭說矣。然鄭說自無病。制國用條引律歷志。章部統元之說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愚按此災歲似應卽在四千五百六十年之內。疏謂災歲另筭。恐未然。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孔疏云。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逾月。此總言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士之三月。正大夫之逾月也。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愚按此處注疏甚明。集說乃以爲不然。何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鄭注云。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盧植云。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中之祭。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引小記雜記虞祔之禮。以證孔疏。謂盧解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奠謂葬前。祭謂葬後。愚按如疏之說。則盧鄭二解。本不相礙。然中庸祭以士。祭以大夫。二祭字。卻難看作二樣。○孔疏辨王鄭廟制之異同。有曰。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蓋爲鄭學者排王肅。并疑肅所表章之家語。但孔氏于此。止述衆說之同異。而不斷其孰是。至尙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始言鄭說之非。蓋漢唐儒者解經。必守家法。故如此。孔疏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

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也。愚按周世廟制。莫淆于魯。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其三公即與諸侯同。愚按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卻與侯伯異。又士一廟。鄭注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按大夫既與諸侯之大夫同。而中下士又與諸侯之中下士異。此等皆可從。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侯有卿。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士。孔疏謂周禮都鄙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愚按此可以補王制之闕。

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以此爲夏殷祭名。而非周制。一則證以周禮宗伯之文。一則證以小雅祈祠烝嘗之文。而于祭義郊特牲之言春禘者。則直改爲禴。此等處。集說亦無以議之。

天子禴禘禘嘗禘烝。諸侯禴禴禘一禴一禘。嘗禘烝禘。此條集說與鄭注不同。集說謂有時禘有大禘。王制所言。乃是時禘。鄭注則只是大禘。竝無所謂時禘。集說謂禘嘗禘烝與嘗禘烝禘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注則云。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又王肅以禘爲大。禘爲小。康成則以禘爲大。禘爲小。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于文

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練時之禘。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杜預謂禘卽禘也。尤謬。若康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其意以禘禘之年。皆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大宗伯疏云。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可知。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有禘。二年旣禘。則三年禘。六年復禘。八年復禘。

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孔疏云。雖升名司徒。以藝業未成。猶給鄉之繇役。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免其繇役。愚按。依疏言。則選士俊士。猶未是造士。直待學成。然後免征。而爲造士。依集說。則選士俊士卽是造士。孔疏似長。

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一條。集說謂與周制異。而不言其異在何處。孔疏謂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而此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于天子。不由司會。愚按。周法卽如今之錢糧歸併戶部。王制所言。則明朝之各部考成也。

皇收毳冕不言衣。鄭氏則補之曰。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不言冠。鄭氏則補之曰。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又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又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又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

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又因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知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集說于此殊疏略。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可見王政之等殺。

六十不親學。注云。不能備弟子禮。愚按。弟子之禮。亦且因年而減。今人有老而營營于勢利。甘爲人下者。亦獨何哉。

爲田九萬億畝。疏本有二說。一說謂萬億字誤。一說謂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未知孰是。故備存焉。今集說但謂經文誤。是用其前說。愚謂皇氏說亦有理。

地與星辰四遊之說。月令孔疏引鄭氏考靈耀之註甚詳。孔氏本不以此說爲是。然卻云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賢者裁焉。可見其守家法之嚴。

孔疏又引鄭考靈耀註曰。日有九道。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竝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而然。今法旣不用四遊。則日恐難以九道言。

鄭注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于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愚按以月令車馬衣服爲殷制。此亦說得有據。集說略而不言。何故。先立春三日。孔疏云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愚按此則安知不是夏殷之制。何以知其必是秦法。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句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注則鄭說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大宗伯社稷五祀。注云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疏云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并五人神于上。爲四時迎氣而陳。宿離不貸。鄭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疏云恆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愚按此句集說殊不若注疏之明。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按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于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白。

孔疏云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愚按此亦如日之不及天一度也。然不知亦有歲差否。

讀禮志疑卷九

鄭注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疏云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律歷志因之蓋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二月中愚按此考古歷者所當知

季春大合樂鄭注云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按周禮大胥賈疏謂文王世子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也月令季春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鄭注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祭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孔疏曰此皆逸中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于廟室之中先設席于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于廟此謂殷禮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云祭社稷七祀于宮中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

列鼎俎。設具饌食。于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于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卽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于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于奧。乃設饌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尸西者。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又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孔疏云。竈陴。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愚按論語云。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想春秋之末。迎尸之禮將廢。而時人之議論如此。雖賈之引此。另有自謂。而卽此二語。亦可見古禮之變革有由。又按鄭注五祀。孔疏皆謂是逸中霽禮文。可見逸禮唐初尙存。

鄭注于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又于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注云。四者甲類。秋及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愚按此鄭注子細處。集說皆略而不言。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愚按君子之養微陰也。與微陽同。蓋陰之不正者。固當謹防之。大易之

履霜是也。陰之正者。則必長養之。月令之晏陰是也。

鄭注黼黻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註絕不同。

玩孔疏。中央土。每時輒寄一十八日。其說本起于日之四遊。四遊之說。既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惟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按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于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愚按此處終屬可疑。四寸五分之管。既不可候。六月之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于六月乎。

仲春云。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注以度量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三十斤曰鈞。集說則謂鈞是平其輕重之差。以鈞衡石三字作一句。愚按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則鈞明是三十斤之鈞。集說于仲秋注云。此與仲春同。若如集說。仲春之解。則豈可同乎。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集說殊不明白。

禴祠烝嘗。四時正祭。皆不見于月令。季秋之嘗。孟冬之大飮烝。鄭注皆不作宗廟之祭講。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注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于女。女受而成之。愚按鄭氏蓋恐人疑文王所以與之之故。而以憂樂言之。似切實矣。然聞以無逸永年矣。不聞以安樂延年也。斯言也得無啓人主逸豫之念乎。不若集說直指爲好事者之辭。

文王世子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卽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疏云。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愚按大司樂。大司成。各自一官。注疏甚明。大全小注。卻云大司成卽大司樂。謬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疏云。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于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愚按觀此。則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者。其中仍有天子諸侯大小之不同。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注疏皆作結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注疏。集說又云。周公踐阼句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于阼曰蒞。周公相之而已。故于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弊。

文王世子言公族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中庸序爵今講家以爲專是異姓者誤矣

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愚按今士大夫有爲同姓設燕者亦當本此意爲之

守于公禴此本是遷主而謂之禴鄭注云言禴在外親也集說云禴當讀作祧愚按此亦當從鄭注下管象舞大武只宜用註疏舊說集說取嚴氏之說殊支離

鄭注燔黍捭豚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孔疏云伏羲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封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意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愚按大古中古無定屬最是集說以此節爲上古非

玄酒在室一條孔疏敍九獻之禮甚明可以補儀禮之缺但云大禴于太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禴則用四齊三酒此拘于康成禴大禴小之說也○此條毛板孔疏尙多缺文當考監板○更當以周禮司尊彝疏參之○按司尊彝賈疏以祭統尸飲五爲侯伯之禮與集說所引疏不同當考

孔疏謂鄭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熟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熟其殽謂體解而

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髀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熟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熟。次于腥而薦之堂。愚按此解熟其殽。雖特牲少牢。然周禮籩人疏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集說不分別朝踐饋食。又不分別大夫士。欠明。又司几筵注曰。裸于室。饋食于堂。釋于祊。疏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食未有黍稷。○按鬯人及司尊彝疏。則此次于腥而薦之堂。是饋獻禮在朝踐後。饋食前。鬯人疏云。天子諸侯之祭。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今按祭統尸飲五條。集說引疏甚混。澄酒在下。孔疏言鄭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與集說不同。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疏云。魯合郊禘也。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集說云。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受尤非。此二說當從集說。

禮運以大夫聲樂皆具爲非禮。孔疏云。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愚按此二說本一意。所謂判縣者。是君賜乃有。論語註謂大夫四士二。亦是如此。

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此二語最好。蓋以迹而觀。則養生送死。禮制日備。較之蕢桴土鼓。營窟櫓巢之日。不

雷霄壤矣。究之因時制宜。無非從其天理之自然。三代之興。何嘗非大道之行哉。比前大同小康之語。醇純多矣。

鄭注云。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孔疏云。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集說亦用此說。愚按此恐未必然。康成之意。亦似不如此。

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曰。耐古能字。孔疏曰。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爲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能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愚按此古今字體之變。不可不知。集說止云耐音能。略甚。

禮運中精語。如人者。天地之心。人情以爲田。學者所當細味。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椒邱曰。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馬鄭蔡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次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次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竝行而不悖焉。愚按今集說所用。亦京馬鄭蔡之說也。○集說所舉律娶妻而呂生子之說。未知與鄭蔡諸儒之說合否。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大全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蒙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愚按。此一條當從真氏。又禮必本于太一。孔疏云。太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个太一。仍是諸子語。真氏讀書記。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真氏。

禮記孔疏云。忠者。內盡于心也。信者。外不欺于物也。解忠信二字。最明白。

禮也者。合乎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本。集說無此明白。又按。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孔疏云。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集說于此亦殊混。

必舉其定國之數一條。當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一條同看。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鄭注。謂我字是指知禮者。孔疏云。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愚按。注疏此說。比集說作孔子自言者。其義較長。

或素或青。鄭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疏云。是鹿爲馬之類。愚按。此可補史之略。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此分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爲

貴亦是心之盡于外處。內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禮有賓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解溫爲溫藉。孔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愚按今人喜用縕字。蓋本此。卽易物不可以苟合之意。又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鄭注云。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孔疏云。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按注疏解慎字。俱用溫藉之義。蓋經文慎與溫本交互言之。

醴酒之用。玄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鞬之設。此義見禮器。又見郊特牲。蓋卽所云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與七介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不可直情徑行者。又不同。合之乃見禮意。

因名山升中于天。此一句鄭注作封禪解。集說駁之。雖仍用鄭氏中猶成也之義。然只作巡狩燔柴解。此等處集說最有功。蓋程朱以來。諸儒之意也。元明兩代。不講封禪。皆是儒者解經之力。經學之關係。豈不大哉。○綱目。梁天監八年。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禪乎梁甫。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懋亦賢矣哉。

內則子事父母櫛縱笄總。笄字無注。孔疏曰。笄者著縱旣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縱櫛髮作髻旣訖。橫施此笄于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纓中是也。纓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冠有纓者無笄。又婦事舅姑櫛縱笄總。鄭注云。笄今簪也。孔疏曰。謂婦人之笄。異于上男子笄縱。故于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

也。則喪服女子古笄尺二寸也。大全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髻笄。卽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笄之簪矣。愚按合笄疏及朱子之言觀之。則男子之笄有二種。婦人之笄。又另是一種。

升降出入揖遊。揖遊二字。注疏集說大全俱無解。惟小學注說得明。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注疏集說俱無解。

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大全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內則之喫緊爲人處。

讀禮志疑卷十

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此恐其勞動故云然。鄭注云。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孔疏云。依違求之而不逼切。此說得明。集說云。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便不明白。

妾御當夕之制。不特注疏言之。而集說亦用之。今人乃以色荒爲疑。不知此是言其制度如此。若夫清心寡欲。則存乎其人而已。猶之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豈必徧嘗之哉。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註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集說則云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請肄簡諒。鄭注云。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集說云。諒。言語信實也。愚按應對之言而謂之諒。蓋言以信實爲主也。集說又一說。簡者簡要。此易啓人苟簡之病。當刪。

凡女拜尙右手。孔疏云。漢時行之也。愚按觀此。則唐初男女之拜已無左右之分。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

玄端而朝日。注疏皆謂端當爲冕。集說亦從之。大全方氏則云。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此與注疏集說俱不同。

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云。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

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愚按康成之意。蓋謂聽朔于南門外之明堂也。經文止言南門外。而不言明堂。此注亦是補經之法。

鄭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疏云。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註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注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愚按此疏。說得最周密。然謂太廟路寢明堂之制同。終屬可疑。○明堂位。謂太廟。天子明堂。其誤亦同。

康成主明堂五室之說。而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解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說。其意蓋以九室。乃後儒誤解不韋月令也。集說于月令玉藻。殊欠明白。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云。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云。于文王在門謂之閏。

是閏月聽朔于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因路寢如明堂之說。而遂謂路寢亦四門。益難信。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五史參考之。知其卽太史內史。最見精細。集說則不問其爲何官矣。○陸翼王集說補正。亦備載孔疏之說。

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孔疏云。按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又朝玄端夕深衣。疏曰。大夫士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愚按此。分別朝服與玄端最明。但朝禮則君臣同服。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玄端。亦不服朝服。故論語蒙引謂君臣同服者。非。○又學記鄭注。武王端冕受丹書。孔疏云。冕者。爲衰冕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故云端冕。故王氏云。武王端冕。謂衰冕也。樂記。魏文侯端冕。謂玄冕也。愚按此二處端字。又另是一樣。

告朔聽朔之制。內朝外朝之別。此處疏說得最明。

麇裘青。犴裘絞衣以楊之。鄭注旣云絞蒼黃之色。又引論語素衣麇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集說絕不分別。殊略。

諸儒言明堂之說不一。蔡邕云。明堂太廟辟雍是一處。此說最無理。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戣。南鄉而立。鄭注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此最謬處。集說非之。是矣。孔疏又載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愚按此則鄭又自相矛盾矣。又鄭于大誥王若曰。亦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孔疏于書主安國傳。故極言鄭之非。于禮記主鄭義。故不駁也。

孔疏謂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三公中階之上。疏云。南面三階。故稱中。愚按他經未見中階之名。諸莊甫云。中階是秦制。似可信。

明堂位車旂爵勺。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集說不言其何故。孔疏云。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最明。少儀云。不疑在躬。鄭注。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集說似明。○毋身質言語。及曲禮疑事毋質。卽此意。

玉藻。謂童子見先生。從人而入。少儀。謂童子曰聽事。此最足見古人長幼之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出處言。鄭注謂量。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毋循枉。集說云。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愚按以此推顏子之不貳過。可見過之貳。有由于鋼蔽者。有由于因循者。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集說止云。軌轂末也。范軾前也。鄭孔注疏。則引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抑風濟盈。不濡軌。究其同異。又如犬則執縹條。則引曲禮効犬者左牽之。此等處是注疏所長。

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作州者。非。

中年考校一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洒掃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傳習親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小學大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集說則竝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至近來講家。有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入學比校。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全背。

未卜禘不視學。孔疏謂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集說謂不五年不視學。則拘泥甚矣。又孔疏謂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集說亦不能如此之詳。

多其訊言及于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孔疏云。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旣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解之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旣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猶若一則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爲配當。此解勝集說。呻其佔畢一節。皆是與時教。必有正業相反。而退息之居學。其有無不必言矣。集說謂使人不由其誠。教

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恐非。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註謂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解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閒斷言之。亦非。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竝問。則教者思專也。孔疏云。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子弟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愚按集說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答者極少。想亦由此。

注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成狹局者。或失則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樂記動靜有常。小大殊矣。鄭注云。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愚按此解與集說不同。然中庸大德小德之義。恐是如此。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爲之耳。愚按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恐不可一概說。樂記言禮樂處雖多。集說劉氏云。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二語足以括之。以樂記之禮樂。與太極圖之仁義禮智對看。則樂記之樂。兼得太極圖之仁。樂記之禮。兼得太極圖之禮。義智。然黃氏日抄。則云春作夏長。元亨之仁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人近于樂。秋斂冬藏。利貞之義也。義主斷制。禮主限節。故義近于禮。依此。則樂記之樂。乃是太極圖之仁禮。樂記之禮。乃是太極圖之義智。此亦似可從玩。集說亦是黃氏之意。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云。其辭未聞。孔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氏曰抄。亦載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

集說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愚按此非謂夔之樂皆謂賞諸侯設也。特歌此南風以賞諸侯耳。于理無礙。孔疏自明。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注云。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鄭也。鄭謂鄭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鄭以識之。黃氏曰抄。亦主此解。集說乃以行綴遠爲德隆樂盛。行綴短爲德薄樂殺。與注疏相反。似只宜從注疏。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據周禮以解禮記。集說皆不暇及。

黃氏曰抄云。五帝之不相沿樂。以樂久而不變。將極而失其和。則憂也。三王之不相襲禮。以禮久而不修。將粗而失其中。則偏也。愚按此說似妙。然注疏集說皆不如此解。

樂言一章。孔疏謂樂出于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于山。而還雨。山火出于木。而還燔木。愚按此數語最明。

白集說不如也。

廣則容姦。狹則容思欲。注疏以樂言。集說以人之感于樂者言。恐當從注疏。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言。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言。集說誤。

文采節奏四字。黃氏日抄云。文采謂威儀。節謂樂止。奏謂樂終也。最明。先鼓以警衆。三步以見方。此初之節奏也。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繼之節奏也。故前又云廣其節奏。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此二句當與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同看。蓋不可變不可易者。禮樂之初定者也。不相沿不相襲者。禮樂之積弊者也。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當與論語游於藝及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同看。

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闡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以破文侯恐臥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讀禮志疑卷十一

集說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敍。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此本孔疏。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蓋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藉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註經。未可以此詆康成也。

衛音趨數。齊音傲辟。孔疏謂淫佚之外。更有趨數傲辟。故總謂之溺音。此解亦勝集說。

遲之遲而又久。黃氏日抄載方氏之說曰。上遲字音穉。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字如本音。謂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此解甚妙。集說略而不言。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二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讓爲減。以減而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與孔疏及馬氏注俱不同。不可從。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孔疏云。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于此矣。而不可過也。愚按此解性術二字最精。集說欠明。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此八個字。作文之法。亦盡于此。

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注疏同。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

子貢問樂一條。孔鄭雖考其倒錯。而仍存其舊。以示傳疑之意。集說竟沒其舊。非先儒注書之體也。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直卽直養無害之直。直己者。正直己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德于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數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爲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石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竝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今講家以此一段爲德盛。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講家以此一段爲養純。蓋德已盛。而猶不敢以自足。自朝廷以至進退。一步密一步。涵養之功。又如此。此所以大法小廉。而百官得其宜。綱舉目張。而萬事得其序也。注疏集說大全。皆不能如此明白。于此可悟日新又新之分。

哀公問。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此言雕鏤文章黼黻。在有成事之後。亦猶師乙之言歌。在有勇有義之後也。

仲尼燕居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集說無解。今講家云。言非空言。行非勉強。正明禮樂之意。其中自有序和在。甚明。

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集說解得不明。孔疏云。古與今異。古之人也。明達于禮。而不甚明達于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于樂爲窮。明達于樂而不甚明達于禮者。謂之偏半而不備耳。非是于禮爲窮。夔禮樂兼有。但樂優于禮。若今人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則全不知禮也。此解分明。

聖人論治。必說到無以復加。必說到過化存神。必說到循序漸進。五至。言無以復加也。三無。言過化存神也。五起。言循序漸進也。五起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始起于心。既得于身。徵于人。臻于大。又終而至于悠久。統言之曰禮樂。分言之曰三曰五。蓋志也。詩也。哀也。皆從禮樂中分出言之耳。故三無五至。猶言禮樂極其至。而妙于無耳。古人文字多變換。故費後人解說。三無五至。卽虞書所謂惟康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又卽虞書所謂惟幾。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黃氏日抄曰。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皆從地起。故屬之地。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非風霆卽地之神氣之爲耶。愚按日抄之意。蓋以風之在天。與在地者各不同也。注疏集說大全。俱不若此之明白。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黃氏日抄云。耆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載衛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與舊耆欲。晦菴據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愚按朱子之疑雖是。然依鄭注及集說。

解自好不必改。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孔疏云。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愚按一人之解。不能不因前後而異同如此。讀者何可不審。又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作定姜之詩。亦與詩註不同。孔疏亦引鄭志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

坊記引君陳。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竝不言其何據。止以蔡仲之命序例之。謂其相似。恐終難信。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孔疏云。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愚按此段如孔疏之解。自無病。不知集說何以疑其非孔子之言。

道有至有義有考。義字上本無有字。鄭注謂是闕文。集說卽增之。而不註明其故。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愚按孔疏解此過字最明。蓋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自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矣。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云。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集說欠明。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黃氏曰。抄引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爲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強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發明。

孔疏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于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按三正記云。文質再而復始。則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愚按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與夏忠商質周文之說。可相通。與三正記之說。恐不相類。又按夏道尊命一條。卽夏忠商質周文之說也。集說取石梁王氏之說。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恐亦難一概不信。

事君遠而諫則譎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譎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黃氏謂此非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惟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是也。愚按此又可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表記。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褻事上帝。熊氏訓解。以此二句專就所用之牲言。可免劉

注牴牾之疑。

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黃氏日抄云。綸、繩也。大於絲。綽、索也。又大於綸。言王言一出。下所視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甚明。集說不詳。

緇衣言甫刑。苗民孔疏曰。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以此言之。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尙書。以爲九黎卽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愚按此敍三苗之始末最詳。

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縫爲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皆無解。集說呂氏云。此一句尙氣好勝之言。于義理未合。近世講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卽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于改過處。愚按此說勝于呂氏。

孔疏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上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愚按孔疏原本鄭注最明。集說殊欠明白。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鋷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鋷有棱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黃氏日抄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涵容言。與後所謂砥礪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孔疏云。麤疏也。翹起發也。甚明。集說亦不明。

孔疏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愚按儒之德兼剛柔。而要以柔爲本。孔疏此解精矣。

沮之以兵。世亂弗沮。沮字集說無解。鄭注云。沮謂恐怖之也。孔疏云。俗本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愚按沮與阻是二字。不得混。○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沮在呂反。

冠義三加彌尊。孔疏云。士禮故三加也。古者五十而後爵。故大夫無冠禮。諸侯則四加。而有元冕也。天子當五加。袞冕也。集說不明。

昏義孔疏云。納采問名。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愚按今多用幣者矣。此昏禮之失也。

鄉飲酒義。孔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

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以此經云。鄉人士君子。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愚按今人認鄉飲。專爲養老之事。失其義矣。○君子謂鄉大夫士。集說大全及黃氏日抄。俱作卿大夫。未知孰是。經典釋文亦作卿。且有音曰去京反。

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孔疏云。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此一段。看得陰陽最分明。立賓以象天。而坐則于西北陰位。立主以象地。而坐則于東南陽位。分明是先天後天之理。

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卿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愚按此一條。言射之類最詳。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倣此。愚按此說得最明。蓋當時以射習人于禮樂。故視射之鵠。如己之道。猶今之以經義習人也。集說不分明。燕義云。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孔疏謂游卒未仕者也。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不與于

國子。惟民庶所爲。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愚按有國子。又有游卒。猶書有三宅。又有三俊。皆儲以爲他日之用者也。

讀禮志疑卷十二

鄭康成注周禮膳夫醬字云。醬謂醢醢。賈疏云。醬是總名。按此。則知古所謂醬。絕非今所謂醬。

經典釋文一書。本自單行。後人強以合于注疏。往往有與注疏牴牾處。如周禮司裘注。慘字豺字。陸氏音釋。卻作參字干字。○考宋本。則鄭注亦作參作干。未詳孰是。

齋字。鄭司農云。齋或爲資。鄭注外府曰。行道之財用也。注掌皮。則曰。予人以物曰齋。賈疏謂齋有兩義。

周禮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以庫門爲中門。鄭康成以雉門爲中門。賈疏發明康成之意最詳。蔡九峰注康王之誥。卻仍主司農之說。何也。○按二鄭論門制之不同。又見于秋官朝士。

鄭康成注周禮追師副字曰。若今步繇。賈疏云。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又注編曰。若今假紒。疏云。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愚按。此可見事有不必曲爲之說者。大抵闕疑有二樣。一是我不能驟通。而當闕以俟之。一是事本不可通。而當闕而置之。

康成澤虞注曰。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愚按藪。便是變成平地之漸。

鄭注周公所測之地中。在今潁川陽城。疏云。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卒都洛邑。不在潁川地中者。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卻仍在畿內。愚按此可見古人建事。雖考之天道。

必以人事爲主。

大司徒文。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爲準。而較其四面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注云。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也。最明。賈疏五表之說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堯典羲和分驗四方。亦是如此。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制。鄭注止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卻不引管子內政軍令之文。蓋不欲合王伯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語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九夫爲井。鄭注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賈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尙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愚按。觀此。則井田內自有活法。而後人紛紛疑之者。過矣。又載師注疏。亦可見其活法。見別本。

據左氏莊二十五年傳。則惟正陽之月。有救日食之法。而尙書季秋日食救之者。賈疏謂上代之禮。不與周同。然則鼓人職救日月。則詔王鼓。而春秋記日食。不記月食。聖人用意。亦有不必要盡同者歟。

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師氏至德。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是燧皇以上無名號之君所

行。以敏德與老子可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失道而後德爲一。是三皇五帝所行。以孝德與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爲三王所行。又以仁義爲五帝三王所同有。唐初儒者。猶崇信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處。此其所以爲陋也。

仇讎調人。疏云。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又云。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愚按此疏辨仇讎字海字之義好。

媒氏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康成據易參天兩地之義。則謂必三十二。然後可嫁娶。王肅據家語之文。則謂言其極。不是過耳。王說似近情。然古今風俗不同。則鄭說亦未可盡非。委人職云。凡疏材木材。注疏皆只解疏材。不解木材。木材二字疑有誤。不當在此。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是先王舊禮。賈疏云。俗者續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禮俗不可變。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舊俗。禮則不可徇。然鄭注于誦訓之方。隱亦引曲禮此語。疏云。土均是謂先王舊俗。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草人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汜勝。愚按注疏。竝不言汜勝是人名。是書名。齊民要術內。亦止稱汜勝之書。曰俱欠明。

大宗伯言社稷而不言方澤。注疏謂是舉社以表地。此與中庸言郊社一例。又如賈疏解朝宗觀遇云。四

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按古人文法。往往如此。

九命作伯。鄭注云。得征五侯九伯者。賈疏曰。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爲夾輔乎。故鄭以爲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卽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愚按鄭說勝賈服。然杜注卻不從鄭。鄭注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愚按漢儒解上帝后土。必言其居之所在。此雖未必然。然亦不可不存其說。又鄭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萌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伯不見中央者。賈疏云。小宗伯鄭注。黃帝亦于南郊。賈疏云。必知逆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爲配也。愚按此亦可謂達鬼神之情狀。

大宗伯疏。謂禮無祭海之文。故鄭司農以日月星海解四望。而後鄭不從。可見先儒議禮。必不肯爲無據之言。

小宗伯疏曰。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愚按此可見古禮之不同。

肆師職注云。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按尙書君陳序云。分

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按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于王城置河南縣。于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愚按此已見載師。但此更詳。此等疏當合在一處。

肆師職云。封于大神。鄭注云。封謂壇也。愚意封禪之封。卽此意。

康成注表貉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然則康成已不知其爲何神。祭者如何盡誠。曰。但知其爲造兵之人而已。不知其爲何人。亦可也。

肆師表貉疏云。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疑有誤。

鬱人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主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愚按先王以香氣求神。而又有差等如此。又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愚按此又可見名之變。

鬯人掌共鬯。鄭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又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疏云。獻象之屬在其中。故曰中尊。愚按今蔡傳洛誥秬鬯。卻以鬱金解之。此是本禮緯說。尙書要旨。直以蔡傳爲誤。又如酒正。注澄酒三酒也。疏以鄭志證之。知誤。若依康成說。則鬯屬鬯人。不用鬱。又酒正疏云。鬯人所造。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五齊三酒別也。

○要查王制賜鬯曲禮下摯天子鬯注疏。

鄭注鬯人引檀弓曰。臨諸侯。眡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父。疏云。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愚按康成引經。

猶有誤處甚矣。讀書之難也。

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愚注祭禮有祿。有朝踐。饋獻。醑尸。醑尸卽饋食之禮也。朝獻者。卽王之醑尸也。再獻者。卽后及賓之醑尸也。此經于春夏則言朝踐。再獻。于秋冬則言朝獻。饋獻。是省文互文之法。

家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豐。葬于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卽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卽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按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按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析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昭僖穆。僖昭閔穆。順逆只在二公。若文公則坐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疑魯人以僖爲昭而文穆。故文以後俱亂也。甲子九月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歌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奏鐘。以均諸樂也。愚按據此。則樂以律爲

本八音之律。又以鐘爲本。鐘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又引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

大司樂圓鐘爲宮條。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賈疏謂據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止據天地。言裸止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植璧秉圭。只是變禮。

圓鐘爲宮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注有避有不用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存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注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賈疏曰。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注云。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呂者所當知。

大司樂四鎮五嶽。賈疏曰。爾雅霍山爲南嶽。尙書及王制註。皆以衡山爲南嶽。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別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于此。如郭此言。則武帝在爾雅前乎。愚按此亦當闕疑。

樂師舞。先鄭云。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獻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恐此所論。只是小舞。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娶妻而呂生子之義。皆本律歷志。可見讀經。不可不知史。

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愚按四字。說盡從橫人肺肝。

韞縠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曰。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于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于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言雅頌得所。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可知。朱註以詩樂竝言。此不易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者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遂謂雅頌卽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本偏。謂詩用以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律生于詩者也。如鄭此言。則詩反生于律矣。且如夾漈說。則興于詩。成于樂。亦將合而爲一乎。又有因夾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者。其誣抑甚矣。此特見延陵觀樂。雅頌具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乎。要之今日詩樂。舊本旣亡。故不見夫子刪正之妙。若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僅足動賢者之觀聽。豈爲萬世之準繩乎。延陵之嘆樂。猶之韓起之嘆春秋耳。簫章云。歛爾詩。爾雅。爾頌。鄭注云。吹之者以簫爲之聲。愚按此是舉詩以見樂。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此是舉樂以見詩。

大卜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云。頌。謂繇也。疏云。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愚按今人不知繇爲何義。以易比例最明。

卜師四兆。鄭注謂占兆之書。分爲四部。若易之二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愚按卜筮一理。而龜書獨不傳。聖人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鄭注。天神地祇人鬼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愚按此等皆是明于鬼

神之情狀處。

男巫有冬堂贈之文。注謂歲終以禮送不祥。愚按此與方相逐疫相爲表裏。剛柔並用之道也。先王之于鬼神。一以人道推之。

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注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引論語哭則不歌爲難。而以喪家輓歌解之。謂是憂愁之歌。非以樂而歌。然不言喪家輓歌始于何時。

馮相氏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敍。賈疏謂四時之景合度。乃德政所致。故暑進則水。暑退則畢。愚按若以今歷家言之。則此皆由歷之疏密耳。顏氏家訓省事篇內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說當並存。馮相疏謂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歷無跳辰之義。故注云。今歷太歲非此也。愚按既不是跳辰之太歲。則所指又是何。

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補鄭注所不及。其說甚是。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賈疏謂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世本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于黃帝。今此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愚按雖云蒼頡造字。然蒼頡之前。必已先有蒼頡特因而增定之耳。不然。伏羲神農之號。豈皆後世所追尊乎。○尙書孔序疏內已辨此。

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子中庸注是用其後一解。

何椒邱周禮注論占夢論庭氏等官最精。

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專以父母之喪言。然則非父母之喪。饗食亦可受歟。

魏莊渠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祭祀皆子孫自主之。親友咸來助祭。若祭他人祖考。豈有感格之理。世俗他人有喪。輒致奠祭。以此爲厚。而不知其爲非禮也。雖先哲大儒。亦未免從俗。然於吾心終不安。蓋偶窺測得聖人制禮之本意也。必欲初喪致奠。曷若致賻。必欲將葬致祭。曷若以物助其虞祔。愚按莊渠此論。最合禮意。

吳草廬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墨帖後云。朱子答正己一書。備述爲學之功。又規正己之失。蓋以其人有志於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覺之用心乎。然澄竊聞之。大功廢業。況服齊斬乎。古人居父母之喪。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樂。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況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蘇兄弟文人爾。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止己斬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爲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故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爲之掩覆也耶。草廬此跋。辭嚴義正。可爲禮家羽翼。

平湖縣志曰。物情簡極必繁。繁極必簡。自然之數。孔子從先進。豈真能逆障狂瀾。明知汰侈極必厭苦而率真。聖人得氣之先。遂收其權爲己用耳。愚按爲此言者。不知聖賢維持世運之道。夫簡極而繁。繁極而簡。雖自然之運。然待其極而反之。與未極而反之者。有辨。待其極而聽其自反。或至於矯枉過正。與挽之使反。惟欲其得中而止者。又有辨。孰謂孔子之從先進。止是任狂瀾之自轉哉。狂瀾之不反可憂。狂瀾之

自反更可憂。聖人不違時。亦不隨時。經綸之妙。豈鄉曲鄙儒所知。

朱子答范伯崇云。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閒。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仿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按朱子此段斟酌禮意。曲盡其變。真百代師也。

朱子答劉平甫云。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旣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愚按此恐未是。古人所謂於彼乎於此乎。似不妨有祠版。復有影也。蓋未知祖考之精神。萃於何處。而兼設之。於義無傷。未可以二主之例懲之也。

朱子答林擇之云。敬夫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尙。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惻然於祖宗乎。此恐太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愚按朱子此論。最得時中之意。

朱子答王子合云。家祭一節。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

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按此條與答范伯崇書相發明。

董叔重問曰。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朱子答云。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以適人爲父母服期。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愚按禮雖云不可奪喪。而亦當稍避尊者。最有折衷。

董叔仲問孟子集註。古公亶父下註云。太王公劉九世孫。按史記自公劉至古公凡十世。今謂九世。豈不數古公己身邪。然按豳詩集傳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則疑孟子集註。或錯九字否。朱子答云。通數卽計己身爲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己身。蓋謂之祖孫。則是指他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爲五世祖甚多。無可疑也。愚按此今人最易誤。

朱子與黃子耕云。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文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愚按朱子於家禮

最重宗法。故其論如此。

萬正淳問朱子曰。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爲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朱子答曰。記得論語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卻有理。愚按謝氏論語說所謂當生者。指當格之鬼神言。所謂當死者。指當遠之鬼神言。格之斯有。遠之斯無。鬼神之有無。其源在人。仁人孝子之於祭祀。何不盡其誠乎。

吳伯豐問朱子曰。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耳。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朱子答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愚按今詩傳只主鄭說。

論語端章甫。蒙引云。君相皆然。考陳氏禮書。及文獻通考。諸侯玄冕以祭。則宗廟非君臣同服也。會同之服。雖無明文。然考諸侯相朝聘用皮弁。則會同亦非君臣同服也。

朱子答吳伯豐曰。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

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又曰。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愚按來格之鬼神。恐是發揚之散未盡者。不可以木實爲喻。上蔡之說。恐亦不如此。

陳安卿問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拂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朱子答曰。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安卿又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朱子答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亦不同也。愚按此二條。可見朱子之門。於一切流俗積習。皆必不肯輕易放過。

陳安卿問用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自不容以廢之邪。朱子答曰。熹家不曾用。愚按古禮有不必用者。此也。

葉味道問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婚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壻之父母死。女之奔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朱子曰。此乃原頭不是。且做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又問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

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祭之別室。其亦可也。又問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如之何。朱子曰。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愚按此三條。皆可見朱子斟酌古今之宜。

又葉味道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朱子曰。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愚按此一條。可想見朱子對祖考肅敬之容。

朱子答徐居甫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曰。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愚按如此說。方與三月廟見之禮合。

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愚按此不見經。是朱子以義起之。

朱子答曾擇之曰。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殊失禮意。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愚按朱子非泥古者。其爲此言。警人也至矣。

潘子善問云。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迎於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

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愚按此條。朱子不取蘇氏之說。與蔡氏書傳不同。

朱子答嚴時亨曰。親親長長。貴貴尊尊。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尙。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尙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愚按官爵者。朝廷所以馭天下之大柄也。官爵尊然後。朝廷重。使天下視官爵爲易得而不足重之物。而卑賤者。不肯俯然詘於其下。則其風何可長哉。觀古者鄉黨之禮。可爲太息。

又答嚴時亨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酬酒有兩說。一用鬱飲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愚按知奠與祭之分。則知今人之奠。煩其文者。非矣。酬酒之禮。今人或行於祭畢之後。旣非灌地。又非代祭。其失禮尤明。

朱子答曾光祖曰。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

此不當作耳。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愚按當與家禮同看。又卷六十四答潘立之曰。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又李晦叔問。程氏祭義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答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竝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晦叔又問曰。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此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朱子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又曰。魏公贈諡。只告於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愚按此三條皆斟酌古今之宜。

李晦叔又問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當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朱子答曰。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愚按朱子於程子之說。不敢漫從如此。

李晦叔又問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邪。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朱子答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

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愚按凡束於功令。而心自不安者。必存其不得已之意方可。

李晦叔又問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朱子答曰。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隉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愚按此當與前問程氏祭儀一條同看。

胡伯量問風水之說。朱子答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愚按所謂拱揖環抱。卽伯量所謂衆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也。然欲求其拱揖環繞。勢必審其去來向背。則某山某水之說亦勢所必至。但不可太拘滯耳。

胡伯量又問禮居喪不弔。朱子曰。吉禮固不可豫。然弔送之禮。卻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爲此也。愚按弔喪雖可從宜。然亦須在小祥之後行之。

胡伯量又問程先生定主式尺法。朱子答曰。尺樣溫公有圖。後之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程氏所據卽此本也。愚按議禮者。必先考尺法。不知尺法而言禮。猶瞽說也。

李繼善問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

爲據。朱子答曰：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欲以爲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瘞之，亦未遽有僭逼之嫌也。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二三尺許，卽他日或爲畚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愚按當代之制，有可通融者。誌石之類，是也。寘壙上，似尤不若內外俱寘之。

李繼善又問：檀弓旣耐之後，惟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爲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有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朱子答曰：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愚按此等處，當與李晦叔所問諸條同看。

又答李繼善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註：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但旣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耐於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愚按觀此，不但耐與遷是兩事，而遷之際，亦有次第如此。但朱子與胡伯量論中月而禫日，今旣定以二十七月爲期，卽此等不須瑣細尋討，則二十七月而撤几筵，似亦無妨。伯量所引開元禮政和禮，皆曰禫而耐，想亦是如此。但耐與遷分別不明白耳。

郭子從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爲迂且怪，而不以爲禮也。朱子答曰：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爲難，卽從俗亦無甚害。郭又問：孤哀子，朱子答曰：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郭又問：周制

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朱子答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愚按朱子言禮有從俗者。有決不從俗者。合而觀之。可以見其權度。

又答郭子從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旣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竝及柱楣。則誤矣。愚按此等處。皆見古人居喪次第。不可草草。

又答郭子從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愚按以西爲上之制。前賢盡從之。後人何必復爲紛紛之論邪。

答葉仁甫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

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於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愚按朱子於祭禮。多主溫公。而不主伊川。答余正甫論魏元成加服曰。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爲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總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姿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愚按如此論事最公。若愚謂象山不知祔與遷爲兩事。由於學術之差。則又不可以此例。

又答余正甫論神坐上右云。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註中所引。漢舊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爲據。若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則是東向南向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爲尊卑。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爲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未便也。愚按此條當與前答郭子從論以西爲上一條同看。周淇謨著朱子家禮祠堂圖說。深辨以西爲上之非。其亦未考此與。

又答余正甫曰。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愚按觀此則勉齋所輯。其凡例仍定於朱子。

洪武孝慈錄一書。直是師心自用。

朱子文集卷七十四。策試榜諭云。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二。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愚按一代之禮。逐時增改不同。古今皆然。如明之會典。其不施用者多矣。何怪乎開元之釋奠儀哉。今人或執一端以疑周禮者。皆不通於時變者也。

宋人於銓選時。必問其葬父母與否。亦見於朱子策試榜諭。此法大有益於禮教。又文集一百卷勸諭榜內有云。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此一言。大有益於喪禮。

二十博學不教。此一語最切。今人病痛。今學者苦於衣食之累。往往以訓蒙爲治生之策。甚有不及二十而爲人師者矣。其爲害可勝道哉。集說云。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旨哉言乎。

真西山龍王祠記曰。壇而祭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愚按龍而廟祀之。終不如古禮之善。

羣經音辨中引經。往往與今本不同。如書曰。雨曰濟。彘桑大德之類。大約今本皆唐天寶三年詔尙書古體文字勒依。今文孔穎達正義。雖在天寶前。然經當時改定。羣經音義是本陸氏經典釋文。故猶存古字。

漢孔氏尙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疏云。尙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乎。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愚按世多咎孔疏之引識緯。觀此條則其胷中涇渭自分。其引之者亦是擇其近理者取之。似未可深罪也。若何休之解公羊。妄言孔子受端門之命。則眞爲侮聖言矣。

公羊傳序疏云。何氏作墨守廢疾膏肓。蓋在註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註書。愚按此可想見古人著作之次第。

家禮陳冠服條下註云。有官者公服。無官者欄衫。性理載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至昏禮。則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也。不若從古之爲正。黃氏端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執也。按昏禮冠禮。卻是兩樣意思。

原序

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古之貴於信而不貴於疑。尙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皆傳信而匪傳疑。可本爲刪定贊修以垂於後。昭昭焉若揭日星而行。俾後世奉爲矩度者也。乃當時若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既有不知爲不知。與不知蓋闕之誨。又觀檀弓所記。有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則學者之不可安於自信。而貴於能疑者。固又如是。自秦火之後。六經皆得於煨燼之餘。每多闕略。於是諸書雜出。而禮爲尤甚。漢初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謂之古經。今儀禮是也。自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篇。後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梁人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兄子戴勝。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又有李氏得周官。缺冬官一篇。獻王取考工記以補之。謂之六典。今周禮是也。然三禮之書。多不相合。至孔鄭諸家註疏。下迨唐宋以來。旁搜博訂。亦多自相齟齬。不可盡信。則欲學者之無疑。又綦難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繁而至於三百三千。大而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之典。小而一身言動起居視息之節。一不由禮。而天理已失。人事遂乖。故顏子之在聖門。其學惟博文約禮。而采賡橫渠張子。亦諄諄以知禮成性。是務爲學而不知禮。猶操舟而無楫也。昔考亭朱子。有儀禮經傳通解。足近漢儒之角。當湖稼書陸先生。學朱子之學。探索於儀禮戴記諸書。而於古今之名物位號吉凶饗祭之品物序次。亦皆精究深考。不遺餘力。又折衷於孔鄭諸家之註疏。務得其中正不磨之說。是是非非。要以明古人之

精意而授學者以指歸。其閒皆衷以考亭之書。與其及門同志所辯難往復。旁及於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之言。悉附於簡。此其深切而著明。亦可自附於信古而傳述者矣。乃先生於信者。雖自矢其信。疑者則仍自闕其疑。而顏之曰讀禮志疑。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寧不深爲聖門之所許哉。善讀者得是書而研索之。且師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於凡天下之事。信其所當信。闕其所當疑。卽以是而幾於顏氏博文約禮之學。何不可之有。是爲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讀 禮 志 疑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輯 者 陸 隴 其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